

会员 | 公众号 | 微博 | 手机版



私人每日思想内参

作者

### 相同作者阅读

- 刘擎：在失序的世界中，如何建立“局部秩序”
- 刘擎：爱国何以成为一种美德？
- 刘擎：2020 西方思想年度述评
- 刘擎：脆弱的新共识——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歧
- 刘擎：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（下）：国
- 刘擎：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（上）：美
- 刘擎：独立思考，为什么这么难？
- 刘擎：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（下）：思
- 刘擎：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（中）：欧
- 刘擎：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（上）：世

### 相同主题阅读

- 黄光国：余英时与「自由主义」的异化
  - 刘训练：西方现代民主话语的生成及固化
  - 范勇鹏：西方自由主义治理失败的制度根源
  - 李彬：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——读赵月枝《
  - 沈庆：关于自由主义内涵的认知错位
  - 阎学通：中国的仁义礼可挽救衰落的自由主义
  - 袁东振：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开展新批判
  - 单世联：49年后的朱光潜：从自由主义到马
  - 刘擎：2020 西方思想年度述评
  - 朱富强：市场失灵视域下的政府功能
- >>更多相关文章

### 热门专栏

-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秦晖  | 陈行之 | 龙应台 | 郑永年 |
| 曹林  | 丁学良 | 鄢烈山 | 傅国涌 |
| 于建嵘 | 陈志武 | 徐贲  | 郭宇宽 |
| 马立诚 | 陈嘉映 | 向继东 | 黄宗智 |
| 杨祖陶 | 赵汀阳 | 戴建业 | 李昌平 |
| 沈志华 | 王霄  | 张鸣  | 杨鹏  |
| 杨奎松 | 周濂  | 王海光 | 陈奉孝 |
| 邓晓芒 | 郭世佑 | 马玲  | 王振东 |
| 狄马  | 史啸虎 | 王缉思 | 袁伟时 |
| 熊培云 | 秋风  | 孟令伟 | 雷一宁 |
| 刘小枫 | 周枫  | 蒋兆勇 | 吴伟  |

## 刘擎：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

选择字号：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913 次 更新时间：2019-02-03 21:11:13

进入专题：[西方思想](#) [自由主义](#)

### 刘擎 (进入专栏)

“有何胜利可言？挺住就是一切！”

里尔克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钟声，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。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。

一年多之前，《经济学人》在年度展望中预告，“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，2018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。”随后，《纽约时报》也有文章预言，“存在一种更深刻、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：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”，我们正在进入“混沌成为新常态”的时期。

正如被告知的那样，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。

辞典网 (Dictionary.com) 评选的年度词汇是“Misinformation” (误报信息)，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“Toxic” (有毒的)。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，以至于“谷歌助手” (Google Assistant) 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：“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” (tell me something good)，鼓励人们从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，集聚起正面的力量，来驱逐浓重的阴霾。

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。12月下旬，《经济学人》发表文章指出，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，原因则各有不同。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，陷入一种“无所不在的、险恶的衰落感”之中。

可见，在《西方的没落》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，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。“西方衰落论”或许从未衰落，而“历史终结论”似乎已经终结，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。但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亢奋在2018年迅速冷却，于梦醒时分重新面对真相：如果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辞，那么在动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厉害到独善其身，更遑论称雄天下。

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。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。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，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。放眼望去，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、幼稚无能，便是独断任性、堕落腐败。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，要么就在垂危之中。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，却如昙花一现，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。

## 学习俱乐部

私人思想内参+名家系列讲座

信息超载，泥沙俱下  
全学科资深编辑团队  
为您遴选最具价值的信息

点此查看详情
请扫码加入

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，“所有发生过的事物，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，我们无从追赶，难以辨认。”是的，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，而是深陷其中却无从辨识、无力把握，于是茫然失措。认知坐标的迷失，判断依据的错乱，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。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是“挺住”的一种实践。

### 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

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，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。往年如此，来年仍将如此。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，各种思路形成“范式竞争”的纷乱格局：所谓“自由国际秩序”是否濒临崩溃？大国竞争如何避免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？美国对“高尚国家”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？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，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。世界局势扑朔迷离，专家学者莫衷一是，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。

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：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。《外交事务》杂志曾对32位专家作问卷调查，其中有26人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“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”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（Richard N. Haass）感叹：“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、也不具世界性，而且没有秩序可言”，可以“安息了”。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“修正派”和“拒绝派”的颠覆，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，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。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等议题应运而生。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，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，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，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。

在历史上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，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，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，是谓“修昔底德陷阱”。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，被《金融时报》选入“2018年度词汇”（Year in a Word 2018）系列，但并不是新名词。早在2011年1月，《纽约时报》对此发表评论，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（Graham Allison）创造的这一概念，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，如其标题所言：“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：有时结局不错”。时隔七年，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。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《Destined for War》，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。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，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。他试图论证，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，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，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。

然而，对于大国的竞争而言，艾利森提供的两个现代成功案例都没有多少示范意义。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，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。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坦言的那样，“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是一回事，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的确是另外一回事。”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，艾利森列举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作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。他先后在《国家利益》杂志和《金融时报》发表两篇文章，推举肯尼迪总统在55年前演讲中提出的战略，主张“守护多样性的世界”（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），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“守护民主的世界”（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）。

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立场，但却愿意“与敌手共存”，从“为民主而战”转向“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”，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，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。这其实也契合了当年苏联的“三和路线”（“和平过渡”“和平竞赛”与“和平共处”）。艾利森认为，肯尼迪这一“深刻的思想”为“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提供了线索”。约瑟夫·奈（Joseph S. Nye）和萨克斯（Jeffrey Sachs）等知名学者也撰文论述肯尼迪演讲对当下的借鉴意义。

储昭根	沙叶新	刘瑜	许之远
葛剑雄	吴励生	吴稼祥	袁刚
潘维	郑秉文	朱学勤	莫于川
谢志浩	羽之野	杨小凯	杨光

广告 X

Emo  
访问海外  
网络必备  
最佳工具

海外  
加速  
必



但是，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会对谁有吸引力？当年那场“和平竞赛”以苏联解体告终，这究竟是“有益的经验”还是“惨痛的教训”取决于解读的视角。何况，今天的那边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？而另一边会甘愿退守次强吗？也许，将昔日的历史格局作为当前的参照模板根本是一种误会。对于艾利森来说，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。在他的论述中，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“热战”），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（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）。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，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，通过寻求“共同利益”来达成和平。

可是利益并不是价值无涉的，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（比如贸易逆差）。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“只有永恒的利益”的所谓“现实主义”观点，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。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，那么利益只能在“何为重要之事”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，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图景。搁置价值分歧的做法，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。避免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寻求，这却是极为艰难的事业，需要付诸巨大的耐心和努力。

特别是，如果有一方已经失去耐心了——这是10月4日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试图发出的信号。彭斯讲话的强硬基调是美国对自身挫折感的反弹。显然，西方政界与思想界的许多人士误判了中国的发展，低估了对手捍卫自身事业的抱负与意志。

《外交事务》杂志3/4月号发表《重估中国》一文，作者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时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（Kurt Campbell）和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（Ely Ratner）。文章检讨了美国政策的失误：曾经以为“美国的力量和霸权能够容易地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所期望的样子”，而结果却是“美国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差距不断增长”。两位作者最后建议，一种更好方案的起点是美国以“新的谦逊”来看待自身改变中国的能力，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试图去转变中国，而是将政策立足于对中国更为现实的设想。

《外交事务》随后在7/8月号刊登讨论专辑“美国误判了中国吗？”，包括王缉思、芮效俭（Stapleton Roy）、弗里德伯格（Aaron Friedberg）和约瑟夫·奈等多位学者展开辩论，坎贝尔和拉特纳最后予以回应。学者之间仍然存在分歧。奈认为，言称接触政策无法转变中国的观点，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测。这一议题还引起了《国家利益》等杂志的后续讨论。

实际上，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具有接触与围堵的双重性，在交错展开中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：接触政策失效，而围堵战略不再可能，因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内部。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不只带有明显的围堵倾向，而且将反击从贸易纷争扩大到文化与政治领域，这令人回想起丘吉尔首相1946年3月的“铁幕演讲”，被一些评论家称为“新铁幕演讲”。

“冷战2.0”并不是新术语。早在1998年，美国外交家、围堵战略的倡导者凯南（George Kennan）就将“北约东扩”视为“新冷战的开始”。此后近二十年间，讨论主要围绕着俄国对欧美的挑战及其可能前景。而近年来，新冷战的议题方向已经变化。2018年，《国家利益》杂志在5/6月号发表长篇文章《美国对阵俄国与中国》，作者林德（Michael Lind）是“新美国”智库的联合创始人，也是许多著名报刊的撰稿人。他从地缘政治、历史、外交、军事、经济和技术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，得出两个核心论点。首先，“……深层原因，是第一次冷战后美国寻求全球霸权，遭到了中国人与俄国人的抵抗”；其次，“如果美国的胜利要被界定为达成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不顾他们的抵抗，尤其是中国的抵抗，那么美国将……被打败”。林德认为，美国不可能实现那些“勇士们”谈论的目标，包括让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支配，接受由美国及其盟友（而没有中国参与）制定的世界贸易的各种规则，让俄国默许北约在俄边界地带的永久存在，让俄国将克里米亚回归给乌克兰。

林德在文章最后提议，美国应当放弃全球霸权的目标，转向谋求新的全球“暂行协议”（modus vivendi），具有鲜明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。（[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](#)）

进入 [刘肇](#)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[西方思想](#) [自由主义](#)



关键词小程序 构建知识体系



1 2 3 4 5 6 7 全文

本文责编：[limei](#)

发信站：[爱思想](#) (<http://www.aisixiang.com>)，栏目：[天益学术](#) > [哲学](#) > [政治哲学](#)

本文链接：<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114933.html>

文章来源：[腾讯 大家](#)

分享到新浪微博：[Not](#)

8

推荐

赠送给好友：

立即发送

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，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（,）分隔。

[爱思想](#) (aisixiang.com) 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，旨在推动学术繁荣、塑造社会精神。

凡本网注明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，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。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、出处并保持完整，纸媒转载须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。

凡本网注明“来源：XXX（非爱思想网）”的作品，均转载自其它媒体，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、助推思想传播，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，请来函指出，本网即予改正。